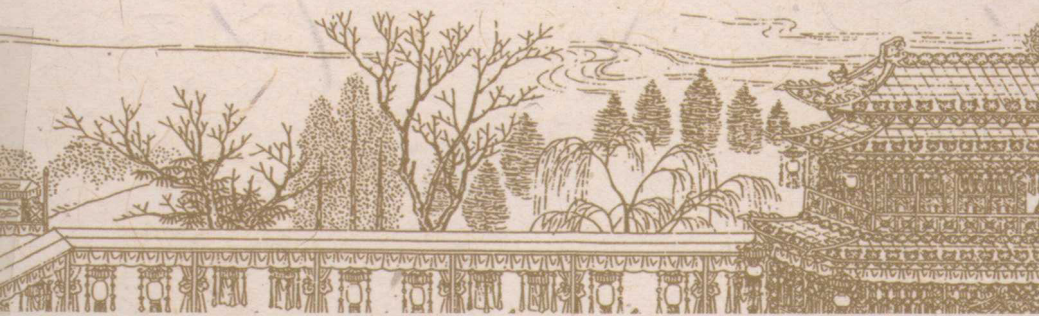


古代诗歌与北京文化

GU DAI SHI GE YU BEI JING WEN HUA

王 强 左汉林◎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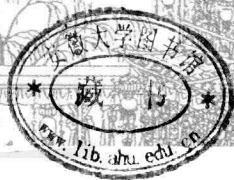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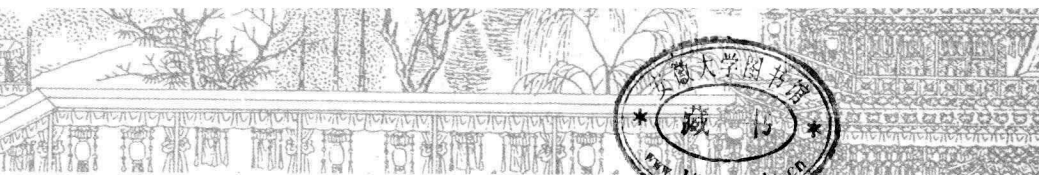
诗歌与北京文化

YU BEIJING WENHUA

王

强

左汉林◎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责任编辑：王 娟
责任校对：徐领柱 韩 宇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诗歌与北京文化 / 王强，左汉林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6
ISBN 978 - 7 - 5141 - 0766 - 1

I. ①古… II. ①王…②左… III. ①古典诗歌 - 诗歌研究 -
中国②文化史 - 研究 - 北京市 IV. ①I207. 22②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1029 号

古代诗歌与北京文化

王 强 左汉林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德利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7.75 印张 150000 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0766 - 1 定价：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把古代诗歌与北京文化合起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中国古代诗歌与北京这个地方更多地发生关联，可以说是金元以后的事。从那时起，北京人的心态，北京人的生活，北京这座都城的气象，北京山水园林的风光，自然的、人文的，都在诗歌中有着十分详尽、细腻、风趣、优美的描摹和表现。同时，北京也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历史上很多志士仁人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与诗篇，留下过他们的志意与情感。相关于北京的诗歌中很多名篇固然是描写物态人情、城阙园囿的——这自然也有着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可资分析——但一些人物吟咏北京的诗歌中所蕴藉着的他们的志意与情感，亦是分析北京文化的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故本书在以诗歌为切入点作北京文化之分析时，一方面着重在生活方式，一方面则着

重于情感方式。

盖文明之探究，重在物质方面；文化之探究，重在精神方面。本书固不能舍物质方面的问题，而更重在精神方面的介绍与分析。因为本书是以诗歌为切入点来说北京文化，则不免受制于诗歌的表现面，诗歌的表现面一方面是宽、散，一方面是所表现之内容间多、寡的比重之不同。则我们一方面要尽量体现出文化之复杂性，既要着眼于枝节，亦求通视其大体。另一方面要尽量体现文化之完整性，在繁复的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努力探究其何以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我们也力求在论述中，努力地探源疏流，体现文化之发展性，按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论就是：“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搭配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

王 强

2011年5月

目次

第一章

从易水送别说起

——远古之追溯 /1

第二章

“燕山雪花大如席”

——气候与人文 /13

第三章

《登幽州台歌》

——慷慨悲歌之传统 /29

第四章

“渔阳鼙鼓动地来”

——藩镇文化 /45

第五章

燕云十六州

——失去传统之权势中心的心态 /53

第六章

金国之中都

——初始的“北京”在异族手中建立 /59

第七章

“元散曲”中的“黑色幽默”

——汉人在异族统治下的心情 /73

第八章

琼珠乱撒，打遍新荷

——“大都文化”之种种 /93

第九章

燕京八景诗与园囿诗

——帝京景物之文化意义 /117



第十章

明清的咏京城诗

——皇城心态 /159

第十一章

城市的歌曲小唱

——平民画图 /185

第十二章

革命者的歌

——一个有意义的文化传统 /215

结 语 /232

后 记 /235

第一章

从易水送别说起

——远古之追溯

如果从诗、史互勘的角度说，荆轲的《易水歌》应该是较早的写北京的诗了。若再远绍，则有人说《诗经》“大雅”里的“韩奕”也说到了北京（严格地说是现在的河北固安县），那诗里的“奕奕梁山”有人就说是石景山，《水经注》卷十三里就说：“（瀑水）经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粱水出焉，是所谓奕奕梁山者矣。”可是也有人说这“梁山”是陕西韩城的梁山，《读史方輿纪

要》卷五十四上于韩城县说：“县南十九里。《禹贡》：‘治梁及歧’；《诗》：‘奕奕梁山’。”而《韩奕》在“奕奕梁山”之下有“维禹甸之”一句，正合《禹贡》“治梁及歧”的记载，所以若按这个说法，则此诗就与北京的石景山没什么关系了。但按李辰冬先生《诗经通释》的说法，则此诗是写韩侯受命，由“旧韩城”（即今陕西之韩城县）到“新韩城”（即今河北之固安县）的一段经历，其中有到南燕迎娶颺侯之女的场面描写。《韩奕》诗上说，韩城是“燕师所完”，是燕人筑的，这个“燕师”按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中的说法是指北燕，而李辰冬考证为南燕（今属河南），也就是说，新韩城是南燕的颺父用南燕人为韩侯建筑的，这个“颺父”又把女儿嫁给了韩侯，好像那“新韩城”就是韩侯嫁女的“嫁妆”。这倒还跟“北京”没多大关系，关键是，《韩奕》第五章写了“颺父”为什么把女儿嫁给韩侯，诗云：

颺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姑相攸，莫如韩乐。孔乐
韩土，川泽訏訏；鲋鳢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黑，有猫
有虎。庆既令居，韩姑燕誉。

这一章要翻译过来，大意是这样的：颺父好威武，没有他不曾到过的地方。他为女儿找婆家，认为没有一个地方比韩土更安乐。好安乐的韩土啊！有好大的河流，有好大的鲢鱼，有大群的麀鹿，

还有熊有罴，也有猫有虎。真庆幸找得这样的好去处，女儿一定会安乐欢娱！

我们引这一段诗来做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里讲了“韩”这个地方真是物阜民乐。否则去过那么多地方的蹇父怎么就偏偏选了韩地嫁女呢？而且“孔乐韩土”一句，那真是发自内心的赞美，所以这“韩土”一定是个好地方。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个“韩土”是现在的哪里？我们说这个“韩土”应该是指“新韩城”，就是现在北京附近的河北固安县。若就此言之，则《诗经》里的这首《韩奕》当然可以说是与北京关系较早的诗了。我们在这首诗里获知的是，北京这个地方，在诗经时代，是个物阜民乐的地方，这里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好大的河流，有好多的动物，在这里建一座城池，在那个还主要是依赖于自然资源而生活的时代来说，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一定会生活得很美好。

在这首诗里，我们还获知，韩侯的这座新城是“燕师所完”，就是说它是燕国人帮助建造的，这个时候燕国的国都应该还在今北京西南房山区琉璃河附近的董家林村。新韩城离当时的燕国都城并不远。从《韩奕》一诗，略可见燕国的环境，亦可见当时燕国还颇有经济上的实力。

《韩奕》诗所描述的还是西周时的事。到了东周，北京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燕国的势力增强，把位于它北边的古蓟国吞并了，迁都于蓟城，即《韩非子·有度》所谓“燕襄王



（前657—618）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者也。从这以后，就有了“燕都蓟城”的说法，后来北京之称燕京者，或亦以此。

燕国强大起来，应该是在燕昭王的时候。燕昭王的父亲是个颇昏庸的人，国之利器假于人，即《史记·燕昭公世家》上说的：“老不听政，顾为臣（反为别人的臣子），国事皆决于子之（燕国相）。”这样，国家就乱了起来，百姓惶恐。当时有一个将军叫市被的，与当时还在做太子的燕昭王（即史书所谓“太子平”者）密谋打倒子之。但是这个“政变”没有成功，太子平（后来的燕昭王）却反受其累。这个“政变”使国家动荡了一阵，齐国因之而伐燕，可以说齐国是不战而胜。这一场齐燕之战的结果是：一，燕昭王的父亲死了；二，燕相子之被齐国人抓住剁成了肉酱（《史记集解》引《汲冢纪年》：“齐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也。”）；三，太子平即位成了后来的燕昭王。

燕昭王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是个有志向的人，从《史记·燕昭公世家》可以看到当时齐国人对他的评价：“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他也可以说是临危承命做了燕国国君的，再加上他又是个本有志向的人，所以当其即位之初，首先考虑的就是招贤纳士以振兴国运，即史所谓“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记燕昭王事，唯记其招贤纳士及招贤纳士给燕国带来的振兴：

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

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缙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属燕，六岁。

就燕国本身的历史而言，可以说燕昭王使他的国家达到了从未有的强盛，曾经在春秋时期做过霸主的“超级大国”齐国也在这个时候败在了他的手下，这是一个值得燕国人民骄傲的时代，燕昭王也是后世凡谈起燕国故事的人们常常以景仰的口吻说起的历史人物。他的筑台纳士，更为后世的“知识分子”所乐道，传说中的他在易水之滨为招贤纳士建的黄金台，成为一种重视人才的象征，屡屡在后世诗文中出现。



燕昭王是个很努力的国王，锐意改革，富国强兵，使他的燕国列为战国七雄之一。但是很可惜，他的后继很糟糕，把他引来的人才又挤走了，燕国开始走下坡路。到了燕喜王的时候，真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大势已去。可喜王也并非不想振兴国运，但他的才力实在无法与他的前辈燕昭王相比，又刚愎自用，伐赵，大臣怎么劝也不听，结果六十万大军都被赵国吃掉，从此燕国一蹶不振。这时候的秦国如日中天，将灭六国，兵临易水，祸且至燕。在这个时候，燕国又出了个人物，那就是燕太子丹。燕太子丹在赵国做过人质，那时候就认识了后来成为秦始皇的嬴政，嬴政做了秦王之后，燕太子丹又做了秦国的人质。据《史记·刺客列传》载，“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秦王具体怎么待这位太子丹不好了，史阙有间，不得而知。但一定是把太子丹得罪了，他就跑回了燕国，他就要报仇。但是他的国家太小，虽然曾为战国七雄，可那是最小的一个“雄”，又且“雄”过之后让不争气的燕惠王等几代燕王给折腾得无“雄”可称了。所以他也知道，以他和他的国家的力量来对付那个如虎狼一样的强秦，实在是力不从心。而这时秦兵又虎视眈眈地把大兵压过来，燕国十分危险，太子丹不能不为他的国家着想，在这一方面他有点像燕昭王做太子的时候，只是燕昭王那时考虑的是除内患，太子丹考虑的是御外侮。太子丹采取的措施也是招贤纳士，这一点大概也是从他的祖上燕昭王那里学来的吧。他找来了田光，田光又给他引见了荆轲，于是他们就制订了一个刺杀

秦王以导致秦国内乱并因之而使六国不被秦国吞掉的计划。我们先不说这是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是他们那个计划，真还是让人感到了一种悲壮之气。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们付出了很多代价。荆轲临行，太子丹送于易水，而且是白衣白帽，使人顿觉气氛之悲凉。当时，有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送行的人皆垂泪涕泣。荆轲的歌就是传至于今令人闻之犹动神魄的那首《易水送别歌》。歌曰：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真是一去没有复还，身死秦廷。我们在这里不去说太子丹他们那个计划多么幼稚，也不说他们在那个时候以朽索而欲缚强秦是多么不自量力，我们只是从荆轲这首歌以及荆轲的故事里，来看它所携带着的强烈的侠义精神和复仇心理。“荆轲”、“易水”，在后世成了一种象征，成了一种符号，它是侠肝义胆，它是不畏强暴，它是士为知己者死，它是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在后来历朝历代的吟咏北京地区的诗歌里，凡说及燕国故事者，都会涉及荆轲刺秦王的事与燕昭王金台纳士的事，而这两个故事所携带的侠义精神和任贤思想，可以说是古燕国留给后世的文化传统。

生活在约公元 250—305 年的西晋文学家左思（字太冲），就是

那个以写了《三都赋》而一下子使得洛阳为之纸贵的左太冲，他作过一组《咏史》诗，其中一首写的就是荆轲故事，诗云：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

哀歌和渐离，谓若旁无人。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高眇邀四海，豪右何足陈。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

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我们在这里谈左思的这首诗，并不是他在咏北京，他是在咏荆轲，也是在说自己。那与北京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一个文化传统的问题。我们在前面说了，燕国的燕昭王和荆轲为后世留下了两个文化传统，一个是重贤的传统，一个是侠义的传统。而这两个传统，或者说这样两种精神，也时时有着相互的交叉。后世的诗人们在吟咏荆轲的时候也常常是把侠义与重贤融在一处说的。他们虽然不一定到过北京，他们写荆轲也不是为了写北京，但他们写荆轲的时候，实在也是吟唱着北京（燕国）所提供的以荆轲为象征的文化传统，是这种“传统”中的克利斯玛使他们吟咏着荆轲，并借荆轲去说话。

左思是太康时代诗风与当时风气不同的一个诗人。陈祚明的

《采菽堂古诗选》说左思是“一代伟人”，说“其雄在才，其高在志”。他的《咏史》诗极好，说到他的这组诗，清朝的张玉谷在其《古诗赏析》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太冲咏史，初非单言史事，特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与史事暗合，过止述史事而已意默寓。”以此可略知如何读左太冲之《咏史》诗也。

左思这首“荆轲饮燕市”，既见其襟抱，亦见其见识。诗中写的那种酣饮高歌、旁若无人的豪气，既是写的荆轲，也是写的诗人自己。当时社会上贫富悬殊，贵贱霄壤，这里既写出了荆轲的旁若无人，也写出了左思对豪门贵族的蔑视，这是写其襟抱。而“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则见出左思的见识。这是说：富贵的人尽管富贵好了，可是在我看来，他们就像尘土一样轻贱；贫贱的人虽然贫贱，但他们值得看重、值得尊敬，我觉得他们有着千钧的分量。这是左思的判断，是由咏侠客而引发出来的价值判断。侠客就是这样，他的判断是以一个“义”字作标尺，是以一个“知己”作标尺，为知己可以死，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他不以贵贱论英雄，他不以“正统”为言与行的依据，他有着另一种判断人与事的价值体系。而这种价值体系，在左思看来，要比当时那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以贵贱论优劣的价值体系要好，因为那“九品中正制”造成的结果就是左思《咏史》中所说的“世胄蹑高位，英雄沉下僚”。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